遠山堂文稿

陳魯彥南北山遊草序

昔人謂許掾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予則謂正須有選勝之緣耳夫山水在境寓間亦何預人事乃靈區異宅必寄跡於名公之品題千百載而下一丘一壑湮沒於冷煙荒艸之中者不知其幾非其緣則天地自開闢山水自混沌也然人每遇名山大川輙復流連献媚以取恱於龍伯山靈而山水亦輙隨例酬應之至於一丘一壑窈窕深靜雖呼之嘯之悲號之怒罵之惟日與幽蘭叢桂為伍終不出而與世人

相見蓋不得山水之性情故也是即朝陟嵩華夕浮湘灤纔一經目便茫然如隔世人正不若撫琴動操衆山皆響似少文之作卧遊耳陳魯彥骨相烟霞其於雲泉之樂生而有之癡山拙水纔得品題便成名勝遊屐所至披薜捫蘿每至狎山題呼不客採較宮偏於絕險絕奇寫其癡癖人以爲魯彥之興趣也予則爲魯彥之性情也魯彥之情性露山水之性情亦露月澗雲巒畫供圖畫鳥歌花笑即是詩章夫然後爭流競秀惟恐不當魯彥齒者而勝緣合矣此謂之

趣元張

山水一大開闢雖没字岣嶁書千百載爲風雷護持至
於今且山鬼逈壁媽夷授簡又何有於莆中南北諸
山不供爲几案間物乎魯彥之初遊也予以長歌問
之有偶讀初遊篇形解且意釋之句鑑湖一曲倘亦
有一段未了之緣頗魯彥無負其諾
魯彥遊在乙丑之秋詩成屬予以序及脫稿小巫
幾歎霞詭矣不再歲予蹌踉歸與魯彥含淚作別
都無一言不覺寒暑三易偶是稿簡之敗筒中亟
覔尺鯉以代寒温魯彥試閲焉不知有淚痕幾許

也

背陽議畧序

天下事言之不如行之也正以言者之未必能行也況言者一人行者一人言而格於行也其病爲曠行而格於言也其病爲侵若侵與曠其於議何取焉漢制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襍議始元之議鹽鐵也反覆詰難至連抃簡牘而後來漢元一詔迺謂襍說空進事鮮成功此又奚貴於議哉予官於閩當蜃烟餽霧之區逋奸眦語難走檄旁午冦在門庭廣帑匱甚士方不免於呼庚其能驅之波濤

角一日之勝哉征繕儲峙之畫不自知其夷于杞之
憂命之寢矣而且再攝守令搭不獲弛屬予挈瓶寧
辭借箸故於籌軍稍寧海隘不禁大聲疾呼娓娓不
已者其他覈報申禁皆於訊牒煩啐中為之不知其
當否也予伏思簿書下吏動虞越俎下議之而上未
必從前議之而後未必守即應答若桴鼓著之以為不
刊而多言亂聽多指亂視之戒其奬也與侵曠者等
暇日偶檢諸牘撮其要以付梓人敢曰謀野之獲蓋
以志三稔之拮据僅若此或無侵官之咎其又何解

拎瞄瘵

曲品序

予素有顧悞之僻見呂欝藍曲品而會心焉其品所及者未滿二百種予所見新舊諸本葢倍是而且過之歆嚬許於其末惧續貂也乃更爲之分爲六品不及品者則以雜調黜焉品成作而嘆曰詞至今日而極盛至今日而亦極衰學究屠沽盡傅子墨黃鍾瓦釜襍陳而莫知其是非予操三寸不律爲詞場董狐予則予奪則奪一人而瑕瑜不相掩一帙而雅俗不相貸誰其能幻我以黎丘哉然陽春調寡巴人之和

者衆必且不自安其位府起而爲楚咻予舌庬予筆
且爲南山之移矣不知夫予之品也慎名器未齊不
愛人材韻失矣進而求其調調諧矣進而求其詞詞
陋矣又進而求其事或調有合於韻律或詞有當於
本色或事有関於風教苟片善之可稱亦無微而不
録故呂以嚴予以寬呂以隘予以廣呂後詞華而先
音律予則賞音律而兼收詞華要亦以執牛耳者代
不數人慝詞幟之孤標不得不奬翊同好耳世有知
者吾言不與易也如或罪我吾亦任之

曲品凡例

一品中皆南詞而西廂西遊凌雲三北曲何以入品葢以全記故也全記皆入品無論南北也

一文人善變要不能設一格以待之有自濃而歸淡自俗而趨雅自奔逸而就規矩如湯清遠他作入妙紫釵獨以艷稱沈詞隱他作入雅而異獨以逸稱必使作者之神情與評者之藻鑑相遇而成莫適之面目耳

一品品傳奇之不入格者擯不録故至具品而止予

則槩收之而別爲襍調工者以供鑒賞拙者亦以資捧腹也

一詞曲一經改竄便與作者爲二有因改而增其美如李開先之寶劍列秋陳罢陽之靈寶刀列雅是也有因改而失其真如高則誠之琵琶列妙蓮池師之琵琶列雅是也故凡删改原本數折已上者別自著評各爲標目

一音律之道甚精解者不易自東嘉决中州韻之藩而襍韻出矣自人誤認中州韻之分三聲而南調

亦以入聲代上去矣才如玉若尚有拗嗓况其他

乎故求詞於詞章十得一二求詞於音律百得一

二耳品中雖間取詞章而重律之思未嘗不三致

意焉

一才人名妓詞壇之所艷稱作者每竊其名以覆短

如盧次楩之想當然韋長賓之筮篌馬湘蘭之三

生梁玉兒之合元考其真姓名而不可得未能闕

疑姑以從俗

一作者如林大江以南尤標赤幟予耳聞旣陋交臂

尚寡故有有姓而無名有姓名而無别號有名號

而無居地尚望同志者有所見聞詳以告我

一姓字之下繫以傳奇皆予所已見者如顧道行之

風教編鄭虛舟之大節皆以未見故不敢雷同呂

品且有因傳奇湮没遂不得表著其姓名可慨矣

是以旁搜廣羅不啻饑渴

太室山房四劇及詩稿序

噫嘻世有文人而不遇如我伯兄氏者哉夫惟文人故不遇不遇故文人本色也往往以其牢騷感慨寄之詩歌以及詞曲彼驕貴郎君不能轉眼存活而文人之文則壽世而不朽是其不遇一時已遇千古矣文人之死也葫蘆中人方且悲之哭之欷歔而憑吊之不知彼方徜徉於無何有之鄉以與造物遊即其所爲詩歌詞曲或幻爲彩雲舒卷天際或散爲清風披拂林表雖欲悲之哭之欷歔而憑吊之其可得耶

雖然此不可為世人之道也世人非情不死非情不生況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人琴之感賢者不免自卜商文成而廣陵之散中絶每見架上殘編輙恍忽有靈氣護之旁然而旁則伯兄氏在也颯然而醒則痛哉伯兄氏衰草白楊蕭蕭霜露矣嗚呼伯兄氏不可見見其文如見伯兄焉伯兄著作甚富茲先簡其四劇暨古近體若干首洒淚授梓夫世既不能知伯兄矣予尚欲使伯兄受世知哉即子期不乏能知之於其詩知之於其詞也而世方賞之予固悲之世方款

之予因哭之世方於琳瑯函中擢綸瑒上歡笑而燕樂之予因欷歔而憑吊之矣嗟乎自有天地便有文人掩映其間而後山不崩海不竭麒麟鳳凰不為鷹鸇犄抏胡乃上帝私之白玉樓上以九州之廣無一隙坐地徒使牢騷感慨之槩在山而虎豹不敢狎在海而蛟龍不敢吞也予將舉此以問青天故復題其詩曰問天遺草

全節記序

蘇子卿十九年匈奴從客全節較逢比尤難至於嚙雪得生羝羊得乳人也而天矣漢武時人物滑稽如東方生文章如司馬長卿展土擒王如衛霍輩非不濟濟一時而求之忠義如子卿者幾人寥寥千古止有一十五載陰山之洪皓差堪映帶耳子卿奇蹟史漢業有全傳矣文人學士無不扼腕而想見其人然婦豎不識也於是譜之聲歌借優孟衣冠以開子卿之生面舊本牧羊記色亦近古多有採入譜者而填

詞不文闌境未暢識者惜之吾友遠山主人於樂府一道夙有天巧盡翻舊窠譜爲新聲不泱月而告竣其構局必取境於新故不入俗其搆詞必合法於古故不傷雅零金碎玉化爲舌上青蓮試一演之窮愁蕭瑟之景與慷慨激烈之槩歷歷如睹令觀者若置身其間爲之歌哭憑吊不能自已令而後不特圖書記籍有子卿即村落市廛婦豎之胸中亦有子卿矣嗟嗟子卿固忠臣李少卿亦人傑也無論以五千殘兵破方張强虜力屈始俘至今勃勃猶有生色即其

與子卿一書是西漢第一文字而往復諸古詩實開晉唐之派世以武人目少卿少卿且不受而况以敗將目之乎所惜少一死耳記中狀義訣自刎一段為少卿遠駕自是補天手傳者因少卿書僞子無恙之語遂有子卿娶胡婦事丈夫立身光明俊偉此正見其行權濟經之處不必為之諱也白雁上林夙人之致又何妨以假作真哉夫當胡氣作熾時有一子卿者仗節罵賊賊氣自奪豈不賢於十萬師何必呼韓接踵單于稽顙乃在幕南無王庭之日乎余且讀且

嘆因棨翰及之余以主人為作主人亦以余為知音

爰述簡端而授之梓

趙元卦

蒼壁序

予昔嘗觀文於閩與吳矣大都一取其醇雅而鉤深索隱貌諸子之膚似者雖壇坫自高予不敢過而問也時方競新標異且笑不敢為夏蟲之語冰乃茲天子尚文右治核顏伯子以崇實學而離經叛註飭之有加盡宇內之文氣將醇雅是趨而予之所弋獲者世或以為的鵠矣謝病歸來偶與自罍諸子陟巘入雲航湖溽月從波光冶泆中得遊錢懋士別業團掌大耳而濤花柏染草帶蟲書苔斑點衣鷗杯度夢使

覺耳目一新神情爲暢忽有筆光墨怪吞吐於烟波霞嶼之際則懋士選政之蒼壁在焉各手數篇互相擊節以爲下酒物蓋不知今夕何夕矣已而懋士問序於予予於此道久荒猶之避秦人何知漢魏間事然曾讀白香山詩必老嫗能解乃肯下筆於文亦然不歸乎澹不能神奇也夫平澹豈同嚼蠟哉予於適曾鑿山築室矣石家步障王氏花奴非不園林點綴而獨是蘿逕翠岫亭外白雲與之相看不厭惟景之真者故也平澹蓋出於真真者也予於吳文酌雅兩集

揚子常碩麟士侯雍瞻寔司其衡吳門爲之紙貴楚
士持予之說以爲兹選將見爲的爲鵠遍於宇內寔
第爭霸吳門雖天下可矣章子厚評九歌取諸國風
九章取諸二雅離騷取諸碩黃魯直嘆其妙解文章
令固不乏魯直也予於楚士亦復何言

擬觀風叙稿

余時命入閩采風責俗寔是廣厲吏治爲兢兢柳㢊幾追琢其章光昭聖天子雲漢之治圖籍塞於萬分一云每攬轡所至甫一釋莱青青子衿翩然雲集巳校其文而殿最之即又蔚然霞布矣鄧林之材章章十圍渥洼之乘騊駼千里東南之寶不盡閩士之就試於風簷之下者即僅僅什一然吉光金鳳片羽亦自千金所得於閩士者又不翅什九矣因錄其文之裒然者布在方策夫士固風之所始也易稱觀人文

以成化而挈其要在中正是罔諸士之的也鵠也射者萬簇以赴非不各中毫芒而見竒乃在經寸之的鵠舍是則妄發耳自文體日壊士習亦日以詭大抵隨聲遞響一倡群和譁焉於意氣之場而求之神凝秋水骨峻春崖獨立徑行不與世浮沉者不數數見至匯功令申飭不啻再三而越軼如故也司世者重有憂焉余不敏奉簡書以從事亦預有責焉歆杜其纖趨也必先之以端雅歆塞其躁競也必先以之淵靜今不必以士範士而且以文範士其文温而理知

其人必以韻度勝其文澹而玄知其人必以丰骨勝其文微而入知其人必以高識遠神勝尺幅之內鬚眉毫髮種種畢現何衡文之不足以衡品乎予每獲一靈瑩蒼蔚之文輙喜其獲一端雅淵靜之品庶幾中正之的鵠以自勗者勗士而藉手樹人以無負者方之役也昔唐貞元間常觀察袞草昧閩學絃誦之勛翚於帶礪閩士祝之至今所過者化余何敢遠望名流第方今主上於萬伊始且見姬文作人之治又安問貞元詠歌棫樸哉余獲此文此品也且驕語送

年矣

掇見在編序

余觀士風莫病於競與躁去競而得靡去躁而得詭又司世者所大憂也夫士氣如龍必其夭矯離奇不受世豢故可以泥蟠可以天飛．高皇帝始為制科文字萃天下之豪傑令降心抑志于三寸管中歷風雨晦明寒暑晝夜矻矻窮研猶惧勿得當也其操的在意釋神融之際而妙其遇者又若有造物持其衡競者以恬躁者以靜靡者以端詭者以範閫士多奇甲於天下不第以文也當削壁重崖青翠若繪而幔

亭鯉淙之境以闢吾知其文骨俊也層波疊浪汩日

崩霆弔海若而鶩蛟螭吾知其文氣壯也空潭印月

綉谷含雲小墅平田俱堪圖畫吾知其文致朗也迨

進多士合試之予也不敏篇隲而句程幾以相遇於

神不以詭得詭失者聽之造物乃或有奇勝而僻瑰

極而恢穠而貌矜幽而神黯者名聖名顛說玄說妙

僻矣而於文十未得八九揮斥粗豪望洋浩淼恢矣

而於文十未得六七襲采春花標鮮艷錦穠矣而於

文十未得四五鬚枯餽賣筆秃硯焚幽矣而於文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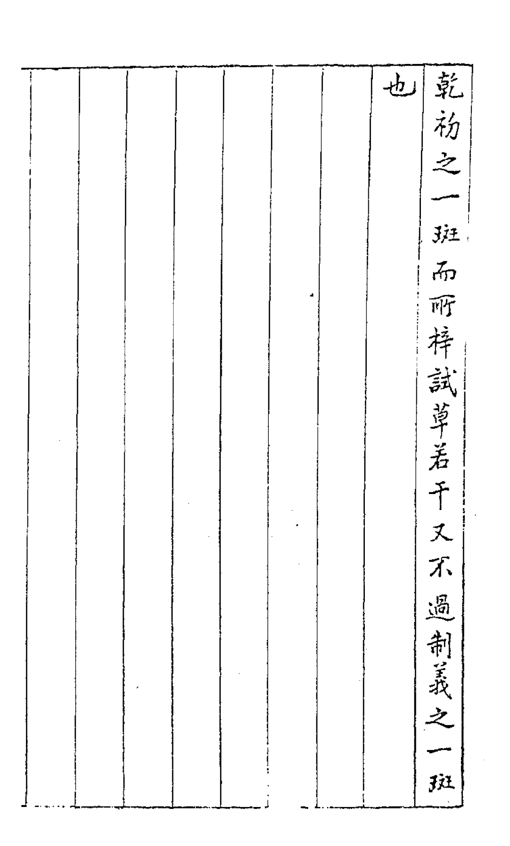
未得二三今茲編具在干霄之錚詎以僻鏤墳坻之
音詎因恢斂具霞綃霧縠之姿而穠不逞於罾裁出
舒卷風雲之態而幽不入於寥寂夫諸士亦知文章
之道以單行者乎氣不與理襍神不與氣襍而性可
與習襍恬靜端範之習可與競躁靡詭之習襍乎士
雖以上下千古之襟期厲揚左馬之才情不得不屈
首於句字而又在心手不可知之際使一生全神約
之以片楮注之於寸晷則寸晷片楮內全神必現其
文清其人必骨俊其文藻其人必氣壯其文純粹其

人必致朗所謂篤照正在阿堵而余庶幾以神遇者也舍此而享敝帚以千金冒小璣爲良璧鈍退已同六鷁而曰歷試皆前飛翼未搶榆枋而曰將來可望則競躁之風亦何時已正不若見在字句予滑就而察焉其文其人大都不出照外也蓋理以見在爲足氣以見在爲完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前日以今日爲未來後日又以今日爲過去士固刻刻有見在耳願諸士其勉之故題其刻爲見在編而爲之序

郭乾初制義序

文章鍾川嶽之靈傳之其人後可不朽必其人端凝直諒方足以範其眹必其人冲和雋逸方足以發其華故以文鑑士每照肝胆之微而尺幅内鬚眉毫髮種種畢現予讀乾初郭君之文而知其人矣温若丞玒之暖玉予知其神全也濯如清露之晨流予知其韻潔也調八音之琴瑟絢五色之龍章予知其氣宏也爛爛巖閻之電謖謖松下之風予知其磊落有正骨也然此何足以盡乾初哉乾初之先寀請公鍾吕

勳業史冊爛焉而尊甫先生著書明道矯脫風塵抗
疏建言追暌前哲乾初能世其學其於千緗萬帙若
生而㩁之也乾初少具夙穎及長而騫雲人或疑爲
翩翩裘馬中人而不知其泆嗜苦工受幾許寒窓齏
蘣之味蓋窮一生之全力而後乃捷致於數年是乾
初於才極利而反鈍用之於遇極豐而反嗇取之也
故於古今宇宙常變經權之事無不熟諳精嘗若身
處其閒而迎機導窾以出者即近而雍王堂之眉遠
而隆清朝之棟固亦乾初所自有耳區區制義不過



乾初之一班而所梓試草若干又不過制義之一班也

鄭姚如制義序

世間惟闇澹一脈絪緼宇宙其在人也可以明志致遠其在文也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夫富貴功名乃光猷之器必有闇淡者以爲之君劉邵人物志有云五常既備包以淡味五質内充五精外章如是者予於姚如鄭君見之姚如自童子至彙試諸牘皆屬予目心賞之不啻再三出其灝氣宏詞張廣樂於洞庭之野驚日月於彭蠡之濤吸流灘於姑射之巔奔洪波於龍門之峽乃其光照乘而赤

水仍涵鋒射斗而霜鍔不折夫非有不朽者質足以扶理而主幹一二言而意盡數百言而意仍淵然者乎蓋姚如寄趣于冲和栖神于簡靜韻度才情一歸大雅視功名富貴不以加其毫毛此其味澹而質充所謂玄妙之精含於内者若必索字句而後知其為文蓋淺之乎視姚如文矣姚如行即上南宫待詔金馬彼鍾呂事業惟不自有者有之予知姚如之自爲固遠也

朱肇韓制義序

文章之作者觀者皆在心手相忘之際似茫恍而不可控揣於是作者含性靈以徇帖括觀者亦苦於眩五色之迷乃有真文出如射然萬鏃以赴非不各中毫芒而見奇乃在徑寸之鵠也其遇也以神如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覺不可控揣者正不專於控揣實有神以作之合技所謂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蓋其神全而我有以撡其作合之券耳邇來丈體一變詭譎以為奇雕鏤以為巧掇子餘史嚥以為典則

率多英雄欺人之語而淺識之士遂靡然效之背士人方在逐奇競巧而肇韓之文冲穆玄澹如故不少徇也卯闈主者黜浮剗詭以正文體向之效顰皆未見收肇韓之冲穆玄澹如故而竟獲雋是則他人逐於變而肇韓持其常於徑寸之鵠研精殫神極之微與小以盡其變握其大與者以歸於常他人惟不能常而窺奇故失之肇韓融其常而奇自致故得之至是而作者觀者曠然相遇於平康正直之途若影赴表若燈取火誰謂文章一道茫恍無據哉不佞之初

詩肇韓也在直指觀風代閱之役嗣是每試輙前及晤言而風度端凝神情閑美文如其人不佞雖不敏不敢謂神遇亦邂逅幾免於皮相矣雖然余何足以知肇韓哉肇韓自童子試即首冠操鑑者咸以梭詩之爲快黄金臺上必有賞連城而羨希世以光龍飛之運予且嘆相知之晚矣

涉北程言引

予惟身處之境望之而喜者必其涉之而未必安焉者也夫求閒即閒求靜即靜更不必有閒與靜之念若必圖維如何而後閒則即閒是忙如何而後靜則即靜是動雖日山林猶市朝也況乎搶地之飛重闈馬足處其身於半喧半寂不濃不澹之間未步已如嚼蠟既涉而轉似茹荼即使兩月未屏息郊居三冬之依棲荒寓似可以閒可以靜矣然而老親弱子故里丘墓之思尚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且也世事之縈

枯人情之反覆即不着於念慮能不繫於神明耶有一於是皆足爲累是則予之終不能閒終不能靜而已矣曰程言者言動之得失人程我也旁覺之欺憮我程我也程之而後知予之不能閒不能靜也予之爲是記志愧也志悔也

役南瑣記引

瑣記者記癸酉年事訖于季夏之初予自季春受廵吳之命孟夏出鄰及入吳而止故曰役南也入吳後何以不書非第以簿書之冗卒卒無閒也蓋閫之上者有章疏行之下者有檄示獄獄有牘試士有文其涉其失可攷而知倫爾故不復書然季春以前何以并是記有說焉予於正初寔授御史御時即有擬予秦中及宣大者予以差叙辭不敢當而簡書旦暮耳拊心自擬他日登車攬轡其昌以副澄清之志乎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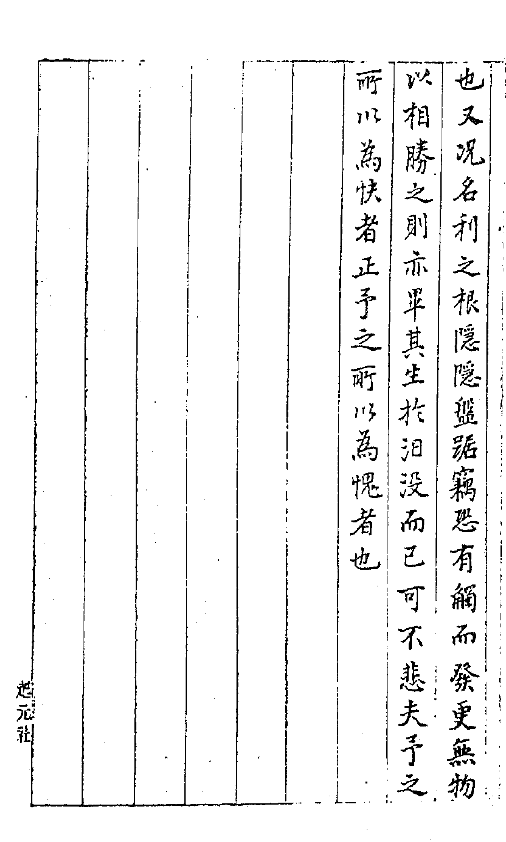
營念廛間固不必咏皇華咨原隰而後謂之役也猶
愧予入吳之後埋輪避驄遠遜古人況于其前應酬
驅馳之瑣瑣耳又何足云

歸南快録引

予謭陋甚無用世才乞歸養母之志萌於初入西臺時迨巡吴之役意益決兩䟽未荷聖允不得已循故事北上報命然晝之所思夜之所夢一飲一食無是[非]非者後臺長為予代題始奉俞旨半肩行李翩然就道數年来懐思積慮翹首企足以望者而旦得之可謂快矣然予忝侍從奉命周諮䟽凡百十上輒報可即狂戇亦荷優容及考核時以剥黠民変時宰方督予過因發改票擬降級而上改為降俸聖恩深厚無

以加矣小臣無涓埃報而自便身圖如臣誼何以故出都之頃遥望闕廷感而涕下益增慚悚已後自念予之所以切於求歸者夫豈真能超然自得可以芥視軒冕乎不過以烏鳥之私欲修庭闈菽水之懽而且於定省之暇尋山問水酬觴賦詩一洗年來塵況耳就此鬧熱場中欵尋清凉境界是則厭動喜靜之常不可與洒脫無累者同日而語乃初猶謂與世之營名逐利者或稍異其趣也及讀王文成語有云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禄决然長往

而不顧者亦有之彼其或從好于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于意氣感激于憤悱牽溺于嗜好有待于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己乎捧誦再三不覺通身汗下夫中無所得而求樂於事與境即果閒矣靜矣亦不可據以為常況非真閒真靜者乎以是知雖非營於名逐於利而求閒求靜總為嗜慾所牽其營營逐逐一



也又況名利之根隱隱盤踞竊惡有觸而發更無物以相勝之則亦畢其生於汨沒而已可不悲夫予之所以為快者正予之所以為愧者也

居林適筆引

儒者性分之樂不在境遇間即以境遇論惟適然而来適然而止来不知其所来止不知其所止庶幾乎境遇之樂無殊性分耳乃若營精藻翰溺志歌舞有意以爲之者皆苦因也即疏泉剔石架壑籠丘稍稍着意便覺累心甚矣適之難言扎就予身自爲証當居官之日亟思散髮投簪以爲快心娱志莫過山水園林是以乞身歸来即有卜築之興然初不過山巔數椽耳搆之者不覺煩遊之者不覺異主人與山靈

若相安于無事焉斯適矣嗣後構置彌廣經營彌密意匠心師每至形諸夢寐寒暑勞役幾以是益我沉痾及於亭臺位置樓閣參差遊人駢棲以至客遊焉予亦遊焉是予不過衆客中之一客耳乃寒暑勞役則衆客所無而予獨有也是衆客處其適而予獨處其苦予真愚公也哉善乎范文正之言洛陽園亭相望誰禁吾遊者奚必締造爲也李文饒作書誡子孫不得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其在淮南浙東作憶念山居詩數十首皇皇如不及以視文正孰苦孰樂乎

亦可以自悟矣然則予必將以天地爲室宇萬物爲侶徒逃之于無何有之鄉而後爲適乎非也性分之中乃真自得其或借之境遇者則惟適然而來適然而止來不知其所來止不知其所止斯適矣又何求焉

陳石雲制義跋

往予從先君子守安成時髮未燥頞然强作解事如小兒之辨犛鹿也嘗竊窺石雲陳先生試牘若望紫烝於雲中杳不可即既而聞先君子言吾觀陳子文吾有以槩陳子之生平矣其文全氣而玉色其人蓋清真澹泊人也以故骨識俱高雖經生而所志皆天下事此其近之霏玉堂之屑遠之除清朝之棟者乎時則益向往恨不能旦暮執鞭追先君子去安成不閱歲大江以南無不知有陳先生者先君子遂自負

有知人明即吉之士大夫亦無不以能知人推許但
予鹿鹿風塵隔明河一水似弱水三千耳庚午春乃
得晤先生於容園十餘年心知一旦覿面恍焉千古
恍焉目前獨恨先君子不見此日因相與泣不自勝
泣已先生出所爲制義以示天球大貝至寶難名懸
之國門自當有以十斛珠償一字者予不能文何能
評文但聊述相知之素如此使世間知有懷舊如陳
先生者庶幾發蔣山之嘆下洛陽之書古今人竟相
及乃爾

書詩册後

伯兄氏入閩探奚囊得古近體各數章皆驪背上口占溪花林鳥收拾詩腸七閩山水窮寓内之变伯兄諸詩又窮山水之变比入署復奠茗苦吟吟罷偕弟撫掌相和既而鐫紀以歸字句中尚帶寒署風味弟置詩草齋頭亦猶夜半雞窓祇足談文時語也

書詩草後

予往同芝田策塞北上涉河濟陟泰岱眼界為之頓闊時方苦寒征人瘦馬從氷崖雪坂上渡每呵凍苦吟及野店中沽酒擁被索吟輒不成句予兩人一笑而罷嗣是江干言別於今二年所矣秋初芝田入莆予喜極把臂未及詢諸梓戚狀而芝田亟亟發篋取所作行草以示大都自越而閩每遇必有詠每詠必暢其遇巖灘之清峭淵冽也武夷之明秀婉迤也劍津之怒騰犇壯也與夫海色江雲若滅若沒雄奇而

浩渺也予不能寫而芝田之詩寫之予不能寫芝田

之詩亦惟諸山水自寫於境寫已耳芝田歸矣吾家

道上千巖萬壑固自在也以嘯以咏與鑑曲湖光相

掩暎可乎

遊蘭亭禹穴紀

予生長鑑湖之濵蘭亭在卧榻側乃尚未寓目不無遺誚於昔賢乎於是約鄭季公姚兆汝操舟遊焉鄭姚兩君時在西湖遲之至始發棹盖端午後二日也淡日籠霽景色若新秋望道上一帶山似有似無唯柯峯青翠逼人耳兆汝以趁邵師命先往黿石湖矣因再遲蘭亭一日過訪之未至十里霧稍開諸山相對如故人遠來都無寒喧一語迨舟過梅里山徐文長之墓在焉文長負才不羈處胡梅林幕下胡敗意

禍必及亭之狂歌而死丈夫處世間溺世非也必忤世亦非也文長之怪癖幾至殺身以視季真垂老傻遊鑑湖何如哉諸友小憩古松庵各以詩弔之文長有知當怒罵予輩予輩不敢辭至羸石湖則兆汝已箕踞松下矣諸友欲偕之竟不往遂與別去縣趙坂經峽山忽蓬窓間颯颯作聲起視則嶺雲半沓阻雨於阮溪因宿焉舟次小酌諸友中有因雨減遊興者亟以酒澆之各徵吾越韻事成七絕浮一太白而後寢陳聖鑒徵稽山鄭樵風遇仙人每出入山谷間輙

有風隨舟送之可孫徵句踐夫人采葛事季公徵苧
蘿浣紗可孫又以别意和之予徵元微之守越州悅
營妓劉采春元遷去白香山戲以因循歸未得不是
戀鱸魚七絕成乃就寢卧聽鐘定後都不辨溪聲雨
聲意蘭亭作夢遊迨旦起雨稍霽買竹舡溯洄徐入
夾岸綠陰在水平流如照倏而山雨欻來則又奔雷
噴雪矣歷數橋柢古蘭亭效曲水流觴相忘爲千載
後人各得詩一章去一里許至新蘭亭亭於嘉靖間
爲錫山俞公所搆話久聞修竹裡磬聲乃識爲天章

寺披荆登焉過幽徑數十步苔蘚尚封蝸涎黼滿金碧問所謂修禊帖無有矣不勝興廢之感促詩成大書於壁快讀之而去出阮溪乍雨乍晴峯峦如沐望樹蘺竹塢俱堪作几案間供過峽山少頃有似傴蓋者即俗所呼亭山也自亭山折而度越城歷稽山門則鏡波天鏡諸園爭妍獻媚邀我革遊厳令人應接不暇時以追歎遊九里乃以一詩謝之抵馬家步去山尚三里炊烟遂起燈火一村表勝菴僧寂深者遣道人來迎予輩扶杖從之行長松間謖謖聲吹作雨

稀微一徑道人指點蹁蹁而前少焉有梵聲出林表
四山劃然和之神骨俱冷入庵而寂深已笑揖於門
矣問其師一全先一日去柯亭爲之悵然坐雨小軒
寂深盛述五臺之勝予荅以倘使心地清涼即茲庵
豈非選佛勝地否則青蓮國猶火宅耳師爲之點首
齋罷將就寢季公渴甚索携來酒一甕命童子盜取
之一飲而盡故有佛亦肯人怒酒容之句蓋自解嘲
也晚起霽接一嶺羣峯無一肯出見者諸友共禱佛
前願以慈悲心堅我勇往力頃之雖僧報雨止遂從

冷香亭上數武坐石屋屋空洞可容百許人一金向
結茆其下有虎爭之不得乃去旁一石勢如淺萬馬
奔來傾欹千仞崖上一線懸之而不墮張肅之先生
以碧墮名焉自此路入昂岩道益險層累而上僅可
措一趾前者之趾與後者之頂接可孫股搖搖不能
前季公亦肅然而恐生張公嶺以待予與聖鑒賈勇
先登忽絶壁當面樵路俱斷余易從者草鞋扳援及
巔蓋即鳥尖也乗高呼二友二友荅之響振林木田
望禹陵諸峯蹲踞其下登覽之目至此始為一開距

爐峯僅咫尺卒力疲不能至豈天實限之夫亦我輩
勝緣尚有待耳回至張公嶺復偕季公可孫憩女几
峯上道人授以盃茗啜之奕䓒一襟蘇他往過半月
岩岩半嵌山腹如新月乍吐故以名連宵雨愁聞此
而喜何必俟銀蟾光滿乎繞入庵則香積午炊已熟
諸友飽餐伊蒲散步鷗虎石上日幾晡乃與大衆作
別獨寂深送至水湄余笑謂昔遠公不過虎溪上人
何送客太遠寂深亦笑公以座中乃無淵明耶道閒
聽溪聲潺湲獨甚詢之始知爲王元章梅花屋故趾

歸舟簡點詩囊已滿蓋四友三日而得詩八十六首
是遊也晴既爲名勝作緣雨亦以增溪山之色且諸
友形解神怡竟忘彼我悠然與蘭亭諸君子上下千
古亦可以爲佳會矣至寄園時二鼓餘興未盡復對
酒作歌以紀其事

浮峯遊紀

越之西有西小江錢塘之支流也於立夏前二日偕鄭九華陳長耀蔣安然返自臨浦順流下夜行四十里曉起一舟已泊山下先是予卜築窩山欲向讓鷗池覓石作迴波與闤蠮山有竒石神往久之櫛沐羅畬然欲登苦無土人爲指點適有言予家傭奴住此不遠呼與之俱詢其石狀皆浮着水面質輕而膚立無峰崿嶢巉之態必欲得一兩片奴視太湖頑靈壁其在牛頭山乎予於是以夙慕於此者轉而之彼

然於此山尚不能釋諸懷須經目乃已行數十步平
平無奇意為悵然及登巔見削壁層折上得洞壑如
蜂房大者可坐十餘人小亦足以容膝予笑謂諸友
以此解清饒可乎迨北望山趾石益秀倩色更蒼古
兩松踞其上虬偃龍怒予輩驚喜過望人言不足信
乃爾但皆深入山腹不得攜歸作園中物於是牛頭
之興益勃勃不可遏舟行二三里至故江廟峰面側
出陡削如欲攖人或以其形似故呼之然佳山得惡
名冤矣偶石工至彼所指道傍纍纍皆無足取而盛

誇有甚異者須探向斷崖絕澗中信步從之幾半嶺過此便爲道士嶼陳長耀狂呌此不足下顛米幾百拜耶舉趾而前則如獅而蹲如象而伏如駭馬逸響如渴驥奔泉者不可以勾股計始知予輩最初賞鑒似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便誇貧兒驟富不識石家厠中妓皆倒鳳縈金煮甲煎粉供客使三家村學究過之不令彼掩口笑乎即思盡置几案間恨力所不及目眩心悸更不復知甚處嘆羨未已忽有紺宇出蔓棘叢草内因憶王陽明先生有浮峯題壁詩將毋是

耶入僧舍詩句如新拱肅讀再過陳長耀臨摹數字
各次韻一律與主僧出寺門觀碣上記乃識梅隱君
陸太傅皆棲息於此寧減東林白社惜琳宫傾圮大
費收拾耳寺之南千嶂屏列東西滙兩湖水勢浩淼
諸山與波上下極目雲樹中村烟平接綠疇浪能細
不忍去聽磬聲隱隱天際知有獅子菴在峰頂予輩
足力告竭惟鄭九華鼓舞而進稀微一逕出于石罅
攀蘿捫藤始及其地數椽耳巖若片雲孤懸山外惜
以佛舍菴之穿其旁得石門門左更兩岩中空不受

起元記

暑而南山翠色莽莽廹人即此便是丹梯璃室竟無一解事者爲結搆殊令悵悵小憩已相將覓舊逕歸僧曰何不繞出庵側有坦道可行是山脊也江流若帶在襟舄下時微雨欲来空濛設色已而晴日注射波光閃爍保俶六和雙塔擎擎在望便擬褰裳就之恍身在西子六橋矣北睇大海盈漫瀰不可方物雲氣变幻疑三神山在咫尺焉咸詫絶爲生平所未有時畫舫適至遂歸捉筆爲記記未成半舟已過前梅從獅子山望峭壁若斷若續皆王叔明皴法彼村人

文甲吾越乃即籬落間亦多奇乃爾去此小閣突兀
平野環以曲沼鷄犬桑麻盡農家之樂周文學別墅
也及暮抵九眼橋舟不得渡遂止宿爲次日遊峄之
約

覆舟紀事

甲子仲春予之官荆陽道出延津於初四日辰刻登舟同舟者陳長白田德如王南阜及家僮四人是時風日晴霽波流迅湧怪石突兀舟行可遂奈馬予甚快之然舟亦欹颭不常予就榻少息焉長白與德如爭棋子聲丁丁入耳不能假寐起而覺稍饑索食舟人指前途曰至茶洋驛止數武可飯矣蓋頃刻而舟已歷四十里其地名金沙因憶夜來夢境頗惡向長白言之語未竟而黑雲捧天日爲晝晦方用驚訝而

舟為風所震撼者三卒及於溺予從窗中攀棧而出至覆舟之底四顧茫然雨雹驟至驚魂欲絕復趨避於舟之傍見王南阜浮水舟際僅露其首予因掖之上家僕多飄搖險浪中獨長白德如在覆舟下不得出時王南阜及僕之善泅者同予俱登舟傍舟偏重遂復反而閣於石長白德如乃恃以無恙予輩之在舟傍者又墮而之水矣予持南阜肩跨浮檣以及於石石去水不寸許猶在中流也既而南阜及家僮相繼俱坐石上拾破笠以蔽雨尚未識長白德如之出

水許酬舟子以金往援之而舟子恐卒不往長白德如徐徐從舟傍出予見之喜大呼鄰舟金沙之鋪役駕舟至予令先渡長白德如次渡予輩之坐石者及岸鋪役以小兜來迎時長白頭額傷流血予令舁人載之而予與鋪役步行予足無履石甚巉峭步不能前鋪役背負予至其家出鄰家敗絮破裳以易予衣之沾濕者衙役一二人繼至挾予至内予舟予作手書寄夏星槎示金沙之居民使經理敗舟予復順流下夜泊於茶洋是日予與長白等及家僮俱獲無恙

惟一僕傷指而舟子之溺者且五人焉長年狎浪弄波而反不若予輩之倉皇得以全也豈非天哉丙寅夏月與德如談其時險厄之狀若覺若夢多不復記憶矣篝燈聊述次之如此

附祭舟子文

時維仲春予自劍浦登舟行至金沙適遇巽風舟遂覆没予賴浮木獲以身免而操舟五人遂及溺焉一爲舟子四皆驛夫也嗚呼予宦遊閩南不戒於水致爾輩畢命於危波烈浪中予之罪也予則有過天降之罰爾輩何辜迺予不死而爾輩死又予之罪也五人者其一獲屍餘將爲魚鱉所食予僮僕皆獲全而使爾輩死無所歸號風泣浪又予之罪也嗚呼追念往事復來溪畔憑吊殘魂欷歔悲嘆五人有知能不

予怨長夜悠悠其何時旦予已優恤爾家再薦藻爲

爾一飯爾其享之而無報

其二

予於甲子之秋曾設奠建醮超度爾輩爾輩曾享之

否茲以公務再經延津睹怪石之嶢巖觀急流之洶

湧予肩輿以過而爾輩乃在驚波險浪之中因痛悼

而嘆曰予實不德天降之罰爾輩何辜以予之故而

致爾輩死於非命風雨悽慘波濤怒號此際此時爾

輩其怨予乎予迴想爾輩此際此時能不悲乎今已

矣死不能復生矣爾輩其再享此奠醮告之水府速

轉輪迴毋致沉淪滅没以重予不德也是爲祝

施藥紀事

歲丙子自春迨夏越中痢疫盛行死亡相枕藉有闔戶僵卧無一人治湯藥者蓋昨歲杪雷電非時伏陽凌陰氣以出識者已知有今日之災矣季夏之八日舉放生社於六竹庵友人有言及者共相惻憫若痌瘝乃身因憶已庚之閒里居時名醫董君五来及禪師麦浪咸有施藥議時同志寥寥難之故未及舉機緣若有待也全如王先生適在座即屈指商榷措置中其於燈下草列十條毅然以必行為念王先生

走告之同志者人踴躍願從事焉乃設局於光相禪院以王先生主局中事延名醫十人每日二人詣局授方人各六日及午散歸則太醫姚同伯繼之已而不暇給更延二人益之凡十三人其司貲司藥司記司客司計諸同志分任各恪乃務出入必覈登録必詳酬對必當治方合藥尤稱繁瑣躬親之必慎必敬即人自理其家不啻也問藥者有過而嘆曰嗟乎使令天下之為民牧者盡如藥局諸友之若自謀其身自理其家也天下何患不治耶諸醫以菩薩心現醫

王手或按古法或出新裁宜攻宜補若洞垣然各以其期赴局而童君五来傳君會與袁君六卿則非其期時亦恵然一至雖炎暑焦灼穢氣薰蒸不避也貧病人聞諸醫名則喜及投劑輙効則更喜歌頌載道彼黄髮鮐背之嫗老有作詩以志德有尸而祝者祠城中暨四鄉暨外邑鱗集麕至又恐後先失序而扶携不前則有上人尚德賀君璠璵持籌分給以序而入人人得詳告以病繇而中及膏肓故奏効最捷祠施藥議起其興家仲季首捐微貲設募簿十餘扇諸

友分領之邢君吉先後倡議日約費金錢裝許合數友以朋擧一日之費不足其再捐之時方旱暵甚民閭有瓶壘之虞藥貲以不給是惧其給藥者爲痢疫瘧瀉四種禳症止授方而每日所給藥已有至五百七十餘服者矣初約其期以匝月迨孟秋望後之三日期已滿活人約以三千計僉議且散局王先生曰未也病不全瘥人方待命而中輟之心其忍乎時局中告匱無一文餘且鈌藥貲數十金衆更難之王先生曰吾輩苟有是心天下事盡其力可也若夫成毀

興廢有數存乎其間況乎苟盡其力天下事無不可為同志友怵然興起座間即有首捐一金以倡者友人遂多和之頃刻便得金十許矣翌日告之諸太醫復鼓舞不倦診脉授方之外向固有携所製丸劑并施者茲更兼領募事而董君五來所募較諸友為多因再得二旬有六日為後局王先生以勞致病病已復勞已復病終無倦色在事諸友卧不貼食不甘體為之憔悴後局將竣之旬日前疾漸瘥取藥亦漸寡以是知諸友不憚一己之憔悴其為人噓枯潤朽也

多矣中秋前一日告兩局之竣於石梁陶先生遂舉放生社亦仁民而愛物意也社集蔬酌有舉危屬王先生歎然若不足曰有諸太醫及諸友在且此役亦將以是已乎窮鄉僻壤接踵來者柰何令之注路隅於是復留同伯姚君仍爲授方以所餘藥分給之稍取其值資薪水越兩旬乃觧人亦罔不稱便也窮無窮極無極儒者之心洵若是哉是役之始經畫稍難倘歲歲而踵行之便易爲力乃即目前之闓風継起已有朱君仲含吳君定宇吳君泉石其他持藥餌活

閭閻人更不可數計聞武林亦有欲為此舉者是否
葺只此不忍一念倘能擴充不特在一時且在他日
矣不特在一方且在四字矣其各勉之哉爰列名醫
之姓字於簡首中載募貲出入之數而在事諸友並
志之草略以記其始末有如此

商節婦傳

古今之難婦道者曰烈曰節節之難於烈也蓋立孤殉死之分焉乃至於無孤可立而且以婦人代家督之任養生送死四十年如一日若商節婦者其易能哉節婦為商又玄公周禮配姓祁氏父贈君秋宇公贈君以子貴贈中憲母即太恭人沈節婦生而穎慧莊靜有儀親女紅工巧絕倫太恭人口授女則覆之輒能默記稍長於書史皆成誦父母絕憐愛之中憲公方負盛名遊諸生間以不得志成瘵疾遂不起太

恭人年三十有一節婦方五歲煢煢母女每伏而泣
興機杼之聲相閒風雨爲之凄其孀爲劉亦以節被
旌贈公季弟娟也欲育節婦爲已女太恭人重違孀
氏意以屬之則劉以性峻故督女過嚴多不堪浣滌
厠牏無弗親也暇則篝燈緝纑手爲龜拆節婦兢兢
然若不克勝卒能以婉順得劉歡心笄而歸商仍以
太恭人遺爲裝遣不纖綫煩孀氏商故爲越昂族又
玄公之大父大理卿燕陽公治家有則閨門之内肅
若朝廷節婦於大理之子姓爲冢婦也上之事翁與

姑暨太翁與太姑饋饍必旨恪慎有加中以娣姒諸
娣姒每於中夜刺袂佐夫讀而下哺乳兩兒自燕陽
公而下無不謂新婦賢且以歸家教於太恭人云昊
天不造方五載而哭夫未踰朞而哭兩子當又玄公
之無禄即世也號慟無晝夜水漿不入誓以死殉姑
鈕孺人泣解之曰爾翁房中之待年者雖不乏而吾
止此一子今已矣新婦殉死者孰若慰生者吾子以
吾尚生目不瞑爾曷若事我以慰吾子於地下節婦
乃吞聲支鷄骨珠璣紈綺一切不御時翁半埜公季

子方垂髫無孫可繼於是節婦內綜理家政而外修
歲時饋問宴享祀祭之禮必極豐腆不給脫簪珥佐
之衣短後躬脂膩以為常族之長者咸以為他子姓
所不及綜理精密寸縑尺縷經手裁必中制醢醯醴
齏之屬罌備果蔬麻枲可菹可蓄者無不美好下及
僮僕雖應門三尺必有以勞其勤使之恪慎無越矩
戚黨有緩急傾筐以周即源源而來終無慍色以故
里巷窮嫠無不以節婦為歸翁半埜公復連舉二子
節婦抱撫色喜莫速成立以繼我翁志既而念夫之

丞世致以孤嫠遺兩尊人憂則又泣下沾襟不自勝
三季婚娶相屬節㛠時時佐前箸有所需無不立應
不弟鈕孺人安焉即三季之母皆感悅三季之視節
婦猶母也翁析產節㛠取其薄者而且寡蓋以吾一
婦人躬粗糲所需幾何乃以㛠尊人也於一切需用
器物皆不受節㛠年二十三而寡行且六十三其間
怵肌折骨之慘情介石鐫金之貞志人可得而知也
至於含辛茹苦將順兩尊人而小心委婉以處其間
節㛠不欲人知人亦不得而知也乃其氷玉之操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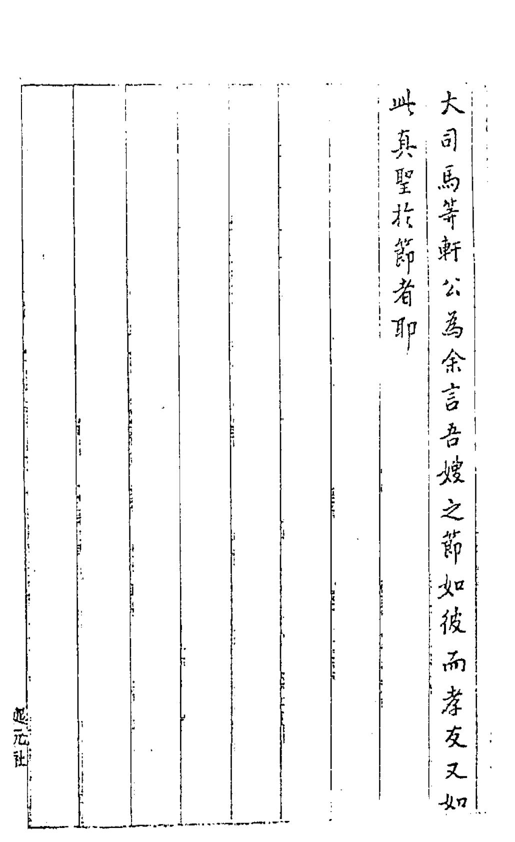
已炳烺吾越矣三老諸生具以實聞部使者核狀上
請上可其奏命有司樹棹楔表章焉節婦之節彰而
節婦之心愈苦矣乃余所爲以婦人代家督之佚任拎
養生極甘脆之奉難矣而且微送死於鈕孺人之殁
也三季以各有毋力不能任節婦謂吾姑止一子不
克終事吾姑吾其誰諉於是鬻産幾盡爲之含殮如
禮卒之奉白骨而歸黄土任男子所不易任其節而
且孝也如此節婦伯兄忝藩吏度公憐妹之少寡而
志行卓越每對多涕泣及忝藩秉其去節婦則徙而

躃踬無数踰年而衰之不置季弟月津公發負俊才未成名則相勸勉不已而且憐之甚撫諸兄弟子如已子稍不率即厲色訓之兩侄先後登賢書大喜過望曰吾為吾父母九原喜也侄司理公成進士理萧中其娶大司馬等軒公女即節婦侄女也同之官舍每詢及治狀必以明不為察廉不為苛詔之所裨於理良多其節而且友愛也又如此乃余所以徵節婦又有出是者當又玄公素無疾忽疾即華節婦於倉卒間籲天請以身贖継封股以進及母太恭人病亦然

初夫死卜地不吉藁葬歷年所節媍曰其及吾生以視窀穸遂自擇地襄事不爲青烏所紿且不欲以坏土煩後人也議立嗣序及長孝之二子翁半埜公後有愛憎於其間節婦會族姓而告之曰吾徙翁治命以序及吾不欲以擇故而階之爭也亟衙司告寘凡以坊旌者費令自辦惟於節媍郤咨予數十金錢蓋異數云而節媍却之曰吾更不欲以乾沒費官帑於三空四盡時也越之貌比丘而飯僧誦經者累累爲越遺俗節婦盡斥不見惟是引鍼操杼跣不及閾聲

不出閭未題請已前而臺司有司之以扁旌者相屬於道夫亦共姜之德有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者乎余女字祁為系藩公媳於節媍為太姑故知節婦之賢頗悉為傳之以俟千秋

外史氏曰以余觀記載稱節烈者多以子若孫故永其令名彼丸熊畫荻之風固邈乎不可尚然以視節婦所處何如哉節媍非不習聞割耳斷臂之説也而寧獨處其至難至於今他人所難者節媍若易之其天之所植者厚祇覺溝瀆自經真不免匹婦之諒矣



大司馬等軒公為余言吾嫂之節如彼而孝友又如此眞聖於節者耶

修潤口閘疏

郡城之東有地名曰潤口蓮塘碧湖之勝滙焉其鄉隣熙寧橋往者橋下潮汐通於濠塹溪海會流寔疏郡城之脈故古讖有白湖腰斷蕭陽半朱紫之傳而晦翁先生亦有坎山午水世所罕有之語蕭陽簪笏冠於寓內而彼地猶稱絶盛迨歲久湮塞一線波流遂爲瓦礫之區而科名亦較古少減則地靈關於人傑洵有據也諸生方生天宗等慨然欲濬之不俟遍詢縉紳父老咸謂濬之便於是相與謀鳩工而先之

約曰是舉也議若更新跡惟仍舊勿毀民居勿壞淸
洫鳩費聽衆所樂輸而出入一秉於士姓之長厚者
勿強人以所不欲助勿工作盈而興值縮要使事半
功倍形勝從而閭黨相安於無事斯善矣他日淵源
旣淪結轄盡通西抱蘭陂南涵壺嶠於以人文彬彬
科名鵲起不佞適覩厥成榮施宏矣敢云慮始之難
乎

創寶城寺疏

吾郷鑑湖之濵梅仙寄隱之里在馬環里而居者數百家往来皆取渡於河洋港即自越王城以達四郊亦趾相錯也汪洋浩蕩之區津梁未備褰裳者苦之空門本明者願力堅大作實在有為之功德乃構橋其間結菴於右俾負戴絡繹咸履坦途師其欲慈航衆生矣厥工既興惟環粟是藉給孤之布金與貧婆之一錢施有儉饒而功無鉅細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諸善信各捐阿堵共作檀施奚須師之效詣門持

鉥扻柳周禮有之列樹以表道之鄙以守路故夏令
十月除道十一月成梁無令火期覿矣而道蔣不可
行然則輿梁徒杠夫非君子平其政之一端乎又何
俟余一言爲邪許而此實先大夫所首其謀營其規
也故鷄骨之餘不敢以經始爲艱辭

修融光寺疏

融光寺者在笛亭柯市之間收萬壑千巖之勝蓋十方普度五葉敷榮誠吾越之名刹也辯金師作有為之功德具無漏之修持高第恒徹自信信人出世度世既使檀林巍構後陳跡為精藍復以貝葉棒持闢普門於勝地宗風既盛掛搭益繁為問廬陵之米必有施給孤之金者求予一語告之十方予聞之説者曰佛家小乘大乘之分分於願力所至耳不知願力果至何小乘之不可入大乘哉夫行脚僧一笠一瓢

已是身外之物及於萬物同歸而帝網琉璃盡三千
莊嚴法界俱可現之毫端矣以是知一笠一歠與三
千法界無大小一也檀施亦然窶夫之涓𥻗米寸環
與富室之施百千萬億其以破一念之慳貪種三生
之因果又寧有兩岐哉迨願力既至因緣亦隨之如
嘉穀然布則必登如霊鍾然叩則必應佛門龍象濟
世梯航槩豈乏人又何必清淨道場尾觧氷消之是
慮也師言如是遂有金陵之行

修改府學鄉賢祠募疏

吾鄉為詩禮之邦高賢名碩肩項相望俎豆於鄉賢祠者彬彬濟濟稱為最盛乃祠宇為風雨所摧蝕不特棟梁圮頹并基址鞠為茂草諸賢之神位暫遷于本學時化齋中室既湫隘主復傾損神勿享也凡我裔孫能無致慨其裔之廣文先生咸稱剏造之費不下四五百金時詘難以舉盈惟本齋原係裁革空閒改為賢祠殊稱便易然荒陋不堪必須從新修整且三楹者易為五楹而户牖之類缺少十之七八須諸

廣文先生畧約估計必得一百三四十金庶可鳩工庀材一新輪奐凡我裔孫似宜各捐貲財共佐經費其於表章先哲妥侑神靈所係不小某不揣譾劣敢首是舉僭列五欵以為經畫之始望我同志合力成之一工費出入應掌印先生為政已議設櫃收貯俟收費及半公同各齋拆櫃登記先行興工一切監督匠役有廣文秦先生慨然力任可無破冒之虞一捐助之貲望於簿內寔填數目若干隨將銀送學科收投櫃即另設印簿登記其上隨發印票為准其助貲

起元社

多寡有無各隨所便不便助者第填註後裔姓名一
賢祠之舉例須呈請院道府縣必借重庠友姓名凡
後裔在庠者望類書於後以便遞呈之日發單相約
至後裔之縉紳或公謁另當奉啟一先賢住居散漫
難稽其在外縣者尤不能遍達凡我後裔同志望以
親及親友及交互相傳告此簿未能發到者即以別
單見教庠友姓名及捐助數目可省執役奔走之煩
一齋房傾圮過半及今不行修改恐日漸摧蝕工料
所費愈多捐助之銀望於簿到之五日內送學投櫃

以便速於興工

賑獄募疏

原夫古帝王圜土之設以教罷民然且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要囚服念至於累日誠慎之也蓋一人入獄舉室徬徨需累滋多衣食路絕以致縕袍不蔽半菽鮮充鬼嘯晝淒柝鈴夜慘生人之苦於斯極矣今聖天子刑期無刑下車注罪容歲之欽恤囹圄幾一空貫索光騰懽呼遍輦轂猶慮外有滯獄曠釋之詔下無虛月吾鄉一時當事者神明慈愛仰體皇仁以期咸中之慶每疏雪以百十計櫓生桃園鞫

草庶再見于今日然民之不率者每自罹于法與夫部檄憲提及疑案之待決不能不麗之獄以故隨繫隨積如掃敗葉其獄成者有獄食或足支旦暮顛踣困餓惟輕羈所爲甚庾斃累累所謂無死法而就死地當事者惻然憐之每節俸餘賑諸囚諸囚皆感且泣時有俞警吾居士與恒鑒上人方結挽生社喣濡飛走之數咸遂乃生推愛物以先仁民於是秦淡如喬梓秦履思昆季起而經紀其事間日一煑糜及府舖而止行之將一年所活囚無數恒上人於食糜時

教諸囚念佛作種善想消愆者懸於是佛號聲相應
而獄卒之狰獰者亦皆革面易心道路聞之懽喜讚
嘆著雍改歲上人偕秦仲襄百全兩君訪予山中更
謀所以推廣之推府舖以廣之兩邑推煮糜以廣之
絮衣藁席推禦寒之具以廣之暑雨茳术凉扇浴巾
之屬甚則遇患難中人随力振拔是又廣之至無窮
極矣不佞孜司圜氏之職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
也不虧財此周官忠厚之貽主政蘇肇也夫天地所
以不毀人物所以不殄只此生生一念常存宇宙耳

一獄賊也楚如囚猛如隸漢然如行路人莫不以悲
以喜賛助恐後以見此生生一念原是充周遍滿觸
即動感即應諸善信之一念即天地人物所共之一
念在此非盈在彼非歉揮多金非增助一錢非減但
無令抑遏之使不燃不達可耳上人屢指諸費歲約
五六十金以不給是慮予曰無慮也各有遍滿充周
之一念在是爲疏

奠先大夫文

嗚呼兒某今歸矣吾父安在哉兒自拜辭于都中以到任早一月不能一見吾父也去歲行取又以到任遲一月不能一見吾父也兒今欲再望容顏再睹笑語尚可得哉不但不能望容顏笑語也即欲想像吾父平日康寧之光景已恍忽如隔世又欲想像吾父病中羸瘦之光景又恍忽如隔世也然則兒之腸斷兒之淚枯尚可言哉兒自服官凡有舉動即述一二

於家報吾父無不稱許之也曾云汝做官之事我儘放心所慮者汝身體耳每次書中皆持盈守滿之道所寄皆藥餌諸物曰有益兒身體也兒故於保身一節尤為兢兢乃兒身僅存而吾父病不能親湯藥吾父沒不能視含殮且兒二十七年之中衣之食之皆吾父之養兒也兒曾有一日之養乎兒尚可以為人子哉兒自幼至長吾父逐步望兒之成立雖至于今兒知吾父之念猶未已也兒體吾父之念敢不益勉

益勵庶幾人以吾兄弟輩猶不玷吾父家法也然兒
則稟命於何人受訓於何地哉嗚呼痛哉兒在蕭署
每夢中見吾父儼若奉朝夕焉日之所爲意之所欲
語者輒縷縷言之兒以爲久不見吾父想極成夢耳
今果在夢中乎又安得在夢中乎兒入仕已前竟不
知致養吾父也兒入仕已後欲致養吾父而終不得
致養吾父也且也以五載之闊隔正在極其思慕之
日懸想吾父不知如何喜養吾父不知如何樂而兒

竟不能蚤一日歸吾父竟不能遲一日待也嗚呼痛哉兒奉吾父潤州之書知病勢甚篤傍偟終夕款跂教以見吾父方在躊躇旋知疾少差矣嗣此每有家信皆值病體旋發旋愈之後吾父又恐兒之懸懸也每於書中多諱言病而八月人來言吾父已有山水之樂徙里門至者亦言吾父行且束裝兒以此故兒心少寬且兒竊意吾父積德已深受福必永保神既固享年必長而亦向者優遊膝下竟不知天地間有

此一種奇慘劇苦也以致七月之後消息杳然吾父病中日念兒之無音問也兒罪可勝贖哉吾父對家人言惟恨不得見兩孫不恨不得見兒也蓋以兒急未能見與正歆急兒見也而兒之終不能見也兒罪可勝贖哉今歸矣且携兩孫歸矣一門之中無不聚首獨吾父安在哉兒腸萬轉不能言也兒言萬端不能筆也愛兒知兒莫過吾父吾父已亡兒尚何言吾父有靈又奚俟兒言

奠崇式穀文

嗚呼吾友其亡矣乎吾猶以為吾友之不亡也弟生乎之所以服兄者有三兄事親孝養志承懽蓋有在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之表親之所友無不敬親之所愛無不致親之所欲無不聚親之所惡無不去公車不偶甘就一氈為視也南宮再蹶移氈淅水亦為親也入無私財出無私語心之所經神之所營莫非所以順悅吾親者即古之曾閔何以加茲世有孝於親如兄者哉兄待弟友雁行之中直以骨肉兼道義不

特訓之迪之亦且拊之摩之蓮生兄聮翩振起人以
擬二陸兩襟而不知寒燈相對虀粥相勉兄有教許
砥礪之苦心以故幼弟數人亦聲名競起早晚飛騫
視弟若子以兄為師尺寸不以私妻子憂樂必與共
諸季世有友于弟如兄者就兄又處友信一種肝膽
向人俾人人遊於肺腑凡與把臂無不感激願死及
於勢位薰灼者兄則處處若浼而規勗之誼未嘗一
日忘故使人久而愈敬全交於終蓋兄之腸極熱而
骨極冷富貴處之不見親貧賤處之不見疏而又能

不盡人之懽不竭人之忠古所謂傾蓋如故白頭如新者惟君有之世有信於友如兄者哉夫以吾友之孝如斯友如斯信如斯舉世仰之爲羽儀天下稱之爲善士而何以吾友之遽亡也雖然吾猶以爲吾友之不亡也易盡者七尺之軀難泯者千秋之名人固有踵頂僅存而汶汶沒世形骸雖朽而奕奕來茲今兄之生也孰不起敬起慕慶典型之尚在兄之亡也孰不思悲思慟想丰采而如生是則吾友之亡猶不亡也嗟乎達人乘運高士知幾在兄以必亡者妥氣

數以不亡者亟令聞固知可以無憾矣碩何以慰堂
上之老親膝下之孤子乳則賴有君家之難弟在向
也定省之責不任之而若不足令也庭闈之奉獨肩
之而實有餘凡夫兄念之所未竟志之所欲申者兄
之難弟當無不曲體而婉行之是兄之事親亡猶存
也君家孝友著聲瑞方範德子弟爲芝蘭之蔚茂無
裘馬之翩韆兄之難弟自能滋培教育以速厥成聞
兄令子學業已就諸孫玉立跂望大成章平世業定
可不替是兄之教子亡猶存也夫兄已無憾于親無

憾於子無憾於弟矣獨是儀型漸遠邈若河山想像依然竟踰歲月以弟支離負兄期許則於朋友之間兄或有不能已已者乎嗟嗟氣誼如故風景不常自此之後誰發我覆自此之後誰植我傴言念及此黯然𢘅傷有酒在尊有淚盈眶仙靈不遠冀一回翔

庚午元日勗語

晦翁有云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是以士君子讀書不知本必不能循序不循序必不能致精余少習舉子業專記誦之學初意粗了帖括便當潛心學問不負先君子藏書訓子之意乃假歸一載多為音律所誤及閱海藩書歘學焉而未暇也每當事機在前輒恨學問不精故見聞不廣意識未定或與容接談相詢故實即為旁人之觀或效輩文翰筆下格格不能展所欲言嗟乎我亦具此精

力具此心思彼徹三才之奧格事物之理者豈異人任哉予獨自苦乃爾先君子蓄書數萬卷使予弟詩繼觀有可學之地矣寂居苫次不閲戶外事又性不喜飲座無雜賓有可學之時矣每誦昔人吾輩當惜分之語為之惕然今余自為約每日閱五經數篇史書半帙餘則臨古帖四五行或讀楚騷唐律隨意為多寡積漸以往即不敢言循序言致精亦庶幾稍窺古今之一斑不至理義不交面目可憎雖素有顧悮之僻從此把酒盟於寒梅亦且永斷之矣

夏日警語

丁丑端節聊舉蒲觴適姚江沈求如先生在座先生以佛果儒宗開人天眼目謂予根非下劣勖勉甚懇予亦自舉病根大約因立志不堅未能拔出嗜慾心量本寬而以意識憧憧遂使眼光不出寸趾之外自悔自慚正靡有極先生教予謂學人用功豈必遺世獨立但須認取立命安身究竟一着自然猛策志趣但覺此担爲重則世緣漸輕從之進進不已定至一切放下世出世間原無二法此先生之方便語也予

惕然于衷因憶向年端節前後乞身歸里于今歳兩週矣定省之外即溺志園亭雖剔石栽松亦覺是累心之具役役勞擾幾及一載性喜觀書甚煩冗中未嘗釋卷歷指兩歳之閒點閲過中庸講義共三卷詩經八卷春秋三傳三十八卷左傳三十卷楞嚴經十卷性理約三卷批評杜詩二十卷鍾譚評選杜詩三卷譚友夏詩十三卷批評王陽明先生集抄六卷批評周海門先生証學録五卷聖學宗傳四卷四朝注略十四卷其他雜覽如皇明小說讀書鏡廣漢魏叢

書山林經濟籍鏡湖覽遊志不預焉較正過先子文集
二十一卷亦不預焉會計諸書不為少矣然而棲巷
茫然真所謂從前錯用心也夫理會心性原屬本分
內事何可冥冥昧昧蠢生于天地之間此即利害當
前尚然搖惑靡定況于生死事大其可漫然已乎嗟
哉百年之內其為兩載之日月有幾其為林居閒暇
之兩載又有幾豈堪此悠忽居諸卒之心與境移不
自知刹那之頃變遷待盡靜言思之可不悲夫今日
自矢于心非理學經濟之書必不讀然後讀無益史

須得其本領則靜恭之功必不可少即未敢言到底
功夫打成片段要亦盡吾矻矻孜孜之力斷不得諉
之於世緣絲遜遂云無一隙之可學也乃定課程于
左而述此以自勵云

壽聖寺寶閣頌

爰有寶閣飛輦射紅金錫璀璨車磲靈瓏栴檀纓絡迦陵天龍三千叱劈大六慈容蓮臺九品傳燈五宗德池雲藏妙相靈鍾如地斯湧法海之崇我聞忉利白玉爲宫阿修羅剎吹毒火攻金沙貝闕作瓦礫叢而況欄楯在塵波中萬二千劫如水印風非無非有何始何終恒沙芥子粉碎虛空合掌作禮震霹穹隆

驅瘧文

維爾時來害氣栖竊陰訛灾同二豎厲集百魔忽暑忽寒矍矍索索逃之雖不在於膏肓治爾亦必資於醫藥問是何鬼其名曰瘧乃按爾名乃數爾罪際此溽灾南離為帝爾則晝舞如鸛宵啼若鵁百計攻瑕萬端作祟秋令失其清冽其盜其在金春和因而萌蘖於木為侵冷淵之墮水過則霪洪爐之鼓火殄惟蘗乃浸淫於肺腑潰決在脾土吾方鳴鼓之攻爾頑梗蠢而舞爾若有言而莫予殛予之為疾柔有五德

危不殆身仁莫至焉傳不捧人惟豢是薰人日病而
日起執禮何嚴予倏隱而倏現用智何潛予之来也
疾不踰晷予之去也如負斯麦進退以時篤信若此
咄爾狂鬼無佞爾舌爾不能如蒼蠅之報赧徒欲學
望帝之啼血惟媚竈以依人豈爲厲而殺賊荷衣蕙
帶醜同鬼倀持戈扶矢惡類國殤吾且惟正直之是
倚恥魑魅與爭光即如吾友號稱李公酒吞百斗文
爲世宗爾何仇亦何怨越千里而相從冷僵朔北之
雪熱呼南訛之風吾將操不律吹劍鋒斷爾脰穴爾

胸爾則避于海貊之噬逃於河魁之宫乃草擬章訴

之有昊有昊震怒罪在必討龍伯洗天雨師灑道殲

厥渠魁有北是楠有北不受投畀炎火爾安能肆侈

哆于南箕遺腥熾于閻左於是吾友良已霍然豈七

發而疾止不讀檄而痛痊或文章之有靈使鬼神乃

無權子不我信請問彼天

彼家解

季兄精心禪理與馬友元常談玄修大道因著彼家說以闢取鼎之誣直譬之為盜財殺人令人惕然猛省予謂取鼎一說其為誤也夫人而知之然所謂彼家者亦非直以淫媾為事也蓋以五欲允夫結習既深不能倏爾清淨惟恐浮沉慾海載胥及溺是以姑且借此一境使我血氣堅強有沸而不涉遇而不遇之趣如泥裏蓮花波中鷗鳥從此遣焉泊焉不至有火炎水漏之病自是而寡慾乃為真寡慾自是而絕

慾乃爲眞絶慾所謂打迭這東過方能撒手行不然性命一路未能得手而强加制攝如石壓艸萌芽復生彼時慾念忽動便似海湧山崩必至濡首跋足何若漸輕漸減以至于無之爲愈哉且一陰一陽之道天地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賦命玄家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蓋乾坤有自然之氣也若壯夫强質而勉言絶慾如木方茂而斷其根泉方流而窒其源其不至於枯且死者幾希慾不能絶而但言寡則彼家未必非寡慾之一助也若龍虎鉛汞採取錬藥之說

玄家方盛言之以為此即直通大道圓融之而無礙者予則不敢信以為實然矣至禪門所謂殺盜婬妄無非道場不知有幾許深緣之夫假之以為口實夫彼家之術取舄特其一端佛家亦云自有正婬也以之方盜方殺似尚有辨惟執認色身不可為不妄然以婬破婬以妄解妄所以古来仙人或偶一為之而世人執着太過遂為其所誤而不自知則亦非盡彼家之謬也雖然此直就言彼家者以為是言也性命一路明明現前但於此處一番着緊能使色身皆空

又何有於區區男女之事士大夫爲此者豈真有意

於成仙哉亦不過於五濁塗中畧爲遊戲焉耳固知

稍具慧識者决不耽耽于是矣

讀列子偶述詩

夢覺等視不必離夢覓夢盖夢時即覺時也真妄都捐不必舍妄尋真盖妄處即真處也夫然後能齊物夫然後能齊我夫然後能即物即我無物無我

讀列子偶述又詩

齊一生死便可通乎晝夜之道此中尚有何夢覺真幻之可言老宿於醒夢作主外更有無夢時一著尹氏役夫較苦較樂皆是於輪廻中爲生活計耳南華子開如許大眼有見於生死一晝夜也是真能體驗

在無夢時矣豈但黄粱喚醒一覺翻身已哉

戒之在詩時藝評

身世境界惟於濃中見淡乃為真潞蓋極濃之處淡之而淡者自出究之身世原無濃也此文但將貪得處猶寫沉酣就其沉酣自有解脱至末段忽出戒便如兎起鶻落摋謕俱忘若於大寐呼人陡然驚醒乃是真醒非猶半醒半寐光景矣

評草木花譜序

草花一年一度然究則花之閲人多於人之閲花則

其生生不斷有真種子在人能葆此真種子視少年而老老而少年亦猶春花秋實雖自開自落而碩果僅存之時已是艸木蕃茂之象寧必喬松比壽翠栢手高扎

詩家園記勝序

千巖萬壑固自在也然樂者視之為樂憂者視之仍憂是憂樂原不在山水而在此見山見水者古宿有言二十年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又二十年見山依然是山見水依然是水此處問之山水不得不

問之山水又不得一序能會其指歸矣

置買義田約

吾宗自温泉府君聚廬于茲昌大其後直菴公以詩書發祥繼簪纓而起者代不乏人然家世耕讀祖宗清白之貽子孫多無以自給至于今而塵甑徒壁者所在而是念此一體所分自當施繇親始范文正之芳規豈異人任乃吾父夷度府君每懷是念而拮据以構宗祠力未暇他及其仰遵先志既以五十金充祠田外復積俸二百金以為贍族之用請命于尊長僉以為可於是條為十二約以服制辨親疎以家計

分享薄婚有助喪有助歲抄則均有助且以其餘歲
歲而積之不十年可置贍田若干畝固不敢望古人
賑閭恤黨之誼而中流一壺周其所急或亦可盡吾
心而藉以聯一體之休戚耳雖然心無竆而力有限
何以使吾族中饑得食寒得襦生老病死有所藉以
無憾則于吾族之同心共成者竊有厚望矣語云人
之欲善誰不如我其於此不能不三致意焉

族規

吾族自直菴公以詩書發祥梅川公以簪纓步武嗣後非讀則耕咸知守禮秉義詎意支派漸繁因致賢愚雜出凡此子弟無化導之功皆是父兄少率作之德先應反躬自責後可以禮訓人痛念千支萬派盡屬木本水源在祖宗屬望後輩是何等勤劬能共體祖宗屬望之心定不敢待人以菲薄在子孫之仰承先澤應若何慎重能各盡子孫仰承之意定不敢自陷於迷途蓋在後人視後人漸有親踈漸有遠近而

就祖宗之一體視之則盡置子孫於懷抱設使饑不食寒不衣猶如祖宗之自絕其子孫也在祖宗忍乎在後人視前人孰爲高曾孰爲伯叔而就子孫之一身視之則皆是祖宗之血脈設使弱者肉強者食猶如子孫之自棄於祖宗也在子孫安乎是以恭桑敬梓即州里宜然况吾十世聚居之親族訐訟捏詞雖閭黨不可况吾一氣所分之宗支倘以親族而欺凌親族猶之以指殘臂指雖勝體必爲之受傷况乎王法決不容強橫之輩倘以宗支而詐取宗支猶之割

肉啗腹腹雖飽命必為之立盡況乎陰隲決不祐怙
惡之人吾等忝在尊行謬承推舉豈不願人人孝悌
稱為禮讓名家世世善良不愧詩書望族惟恐偶有
非數不自改悛因之創立族規共申公論先靈儼在
實式臨之一先養後教王政之大端平時能恤其飢
寒則有過可痛施訓責今幸有吾族之好修者開平
糶之法立贍族之舉義學義田將以次行之凡此極
意敦陸正欵吾族中各做好人多行善事凡吾族衆
尤宜共相勸勉自加砥礪為父兄者著實訓誨其子

孫為尊長者著實開導其卑幼庶上不愧祖宗教育之心下不負好修者敦睦之念一各安生理是聖訓之大指從來無士農工商各執一業而究竟貧乏者若遊手好閒飲博為務雖席履富厚終至困窮語云大富繇天小富繇人不可因眼前貧乏便棄本等生理若執業不恒資生定然無策此事理之必然也若其守恒業而時運偏厄遇有疾灾之事則宜有無相通務加周恤切不可坐視困苦只圖瘠人肥己此睦輯族誼之最要者各須勉之一族中有能立身行己

確然不苟為一鄉之善士使為克肖子孫原不必中
科甲積學貫方有光於祖先也今後吾族果有孝於
親友於弟信其朋友教其子孫事實明有可據者所
當加倍敬重倘其偶值患難必圖共相憐憫出格資
助方使善者知勸益加勉勵一立身以守分為先居
家以敦倫為大如吾族有作盜犯倫者此真玷辱祖
宗貽羞本族除送官懲治外仍革出祠堂不序于叔
侄兄弟行列至如酗酒聚賭毆辱尊長恃強倚勢凌
寡欺幼被其害者告明吾等會集族衆至祠堂公同

誡諭罰責若復不聽訓誨不知改者即僉寫公呈送
官處治一守身成家定須和睦鄉里况於同氣連枝
凡事在人須極意勸解在己須着意忍耐退讓原是
美事肯退讓與本族愈見做人好處决不謂之輸氣
伏依凡吾族中斷不可輕易興訟嘗見因極小之事
興起訟端遂成極大釁隙以致蕩産破家曲直未分
先有無限使費即使十分取勝亦且得不償失况於
族中互訐如骨肉相殘受病總在一身後来决無利
益若借詞狀而扶詐本族尤為忍心害理不但吾族

趙元勳

斷然不容天理亦必立到報應今後吾族中果有受害被冤勸解不從忍耐不得者不得先興詞訟須告明吾等會同族衆從公處分若有恃頑不服然後聽其告理隨用公呈依直申說至於投詞乃是近来俗獘調處未妥先有一番破費吾族多耕農力食錙銖皆出汗血即些小破費亦是不堪今後投詞一切禁止果有如前項受害被冤大事先聽處分終歸和好乃是吾族萬分有益決當遵行之事如不行告明擅先興訟投詞者即果係理直亦必公同訓責至於族

中之事既不能先事調停又不能後事處分反𦚢地桃唆明爲偏袒或挺身代証或扛帮行詞浮人一分一厘受人一酒一飯使如自吸其血自嚼其肉祖宗有靈定當陰殛吾等亦必共出公言小則誡諭大則懲創一墳墓蔭木極宜培養吾族墳山皆是發祥之地無論發祥之地無論發冨發貴即生男育女盡屬祖宗廕佑古人尚且愛屋及烏豈可於祖宗歸藏之所稍有侵犯今後吾族中有盜砍墳山界内樹木一株者查出罰銀十兩仍於祠堂公責二十板二株以

上公呈送官從重究處此從祖宗身上起見無難破
情任慾至于形山梅里二處正穴之外附塟太多不
但恐傷正穴氣脈而卜塟不擇風水於死者不安於
生者有碍此是根本之計不濤苟且目前若家貲稍
可處辦定當各擇善地安其骸䰟不然吾族之好修
者近議買買義塚一山他日可至彼處殯塟祖墓近
地決不可輕易開掘此是各家利害所關各宜慎之

孝經小學旁訓序

今天子綮精文治崇重實學拔五經淹貫之士以式天下復頒布孝經小學廣勵學宮俾四方人文翕然蒸蒸動而卧碑勅諭又高皇帝壽考作人之化也先聖後聖其揆一焉武林鄭壽子取而旁訓之徵序于予予因憶壽子先公孔肩先生與壽子昆季交兩姓父子兄弟文章相勗道義相成每團欒斗室惟是以忠君孝親下及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疊疊規勉蓋三十餘年如一日也壽子讀盡遺書究極經史奧義於

國朝掌故尤所諳習故其言規行矩家庭間有太丘眉山之風是壽子之爲是編不特能言之而能行之者也又不特以躬行實踐爲行而以公諸同志訓諸後學合天下人之行以爲行者也今日表章聖學他日潤色呈猷其有功于世道甚大乎謭謭文質無所底偕壽子許騭古今終日夕尚不足以窺壽子之淺深又何能爲之序

莆陽讞牘序

彪佳少隨大人令吳守吉及白門鳩司署中草爰書輙侍案旁竊見得情勿喜之意焉謬選理莆別家大人於燕邸戒之曰汝職三尺其咸寄郡中太獄所釋豁幾何所平反幾何以增我匕箸彪佳拜受命而南莆事故簡圜扉可以鞠草迺邇來海氛未清頗繁俘獲每一訊讞哀號盈庭苟一生足與亦惟原其情於滄波碧澥之中不以麗當故發矜原所釋豁若干人讞牘具在也奉檄勾稽歷福泉漳皆劇郡報讞籍多者

二百餘少者亦百餘從綜核驅馳之隙肆力推敲或
法合矣而情未得或情得矣而法未合或得情合法
矣一段可矜可疑即在情法之內夜分手自削牒幾
忘疲江上之當事以俟採擇所平反若干條讞牘亦
具在也其他罪當獄成者不與焉昔韓魏公問其子
潁州推官歲決獄幾何子不能對怒之幾欲予杖賓
客解始免歐陽文忠公判夷陵閱塵案中舛錯甚多
因自矢不敢輕決一事彪佳茲檢梓矜疑不過取積
案之一二耳庶可免家大人詰責世有若歐公者試

一寓目儻舛錯有甚於叓陵犢乎彪佳寧一日忘不敢輕决之誓耶抑嘗聞之刑道滔赶而主方心道進退而主圓合曹奉聖天子欽恤德意惟有臨犢寸心堪灑棘下之露耳若欲以希克允而着不寛彪佳復何能辭其不敏

望北寄言引

予北行且止者三矣春初甫離苫塊親友輙勸出山予方與故交訂湖上約十日歸來家僮問束裝之期笑而不答爲時幾何則清和之月已抄老母慰勉再三予亦行邁在念乃肩輿入山向先子墓上一哭哭已苦吟吟已聽無迹師說楞嚴法梵聲與溪響應和因思電幻中生計彼蕭蕭策騎沙雪征途贏得黃粱一滾否也一片熱心遂與林風俱寂迨時適重五燕邸多折簡促予已卜日戒途矣忽憶昔人志五嶽予

乃不能於籬落下訪一二家珍將無令向平笑人馳
約友人陳星鑒趙可孫仝莆中客鄭季公載酒登舟
過蘭亭探禹穴宿九里上爐峰時怒眦呼絕時浮白
夷猶凡三日而歸囊已滿簡之得詩八十二首予方
高語此遊境太險事太奇酒腸太寬詩情太濫而不
知距行期方五日矣倉皇半肩已不及整家人怨罵
鄉里揄揶不知者以為此子無才應世故作拙藏知
者以為別有深衷聊示汗漫是皆不知予者也人生
惟友朋山水之樂根性而生雖離群索居此樂自不

易也予則以松楸在望霜露傷心鷄骨如拳孤影獨吊於苦趣方深乃矯而尋樂是於友朋山水直其寄者耳然山何以峙而高水何以流而長友朋何以倏而聚倏而散或離而得合或合而反離是友朋山水又其寄於境遇者耳予則不過寄其所寄耳為之寄者境與世遷事與時易而寄之者乃因之增悲因之導慨即或因之以釋憂尋樂總之為造物所弄及其冥心化原曠神域外得喪一致萬殊齊觀則天地可忘何有身世身世無有而憂樂安在雖叱馭九折索

來長安亦何異朝陵泰華夕浮湘灘也況似是焉旹
尚堪拄笏湖中公事千載風流予行矣予行矣

棲北冗言引

陽明先生有言令人閒的時節忙的意思居多旨哉斯言四大奔馳何日自在子貢且願息於道旁之壘壘則亦動之極而求靜者乎然非真能靜者也真能靜者無動非靜任嗜慾之百喜我也毀譽之百搖我也物情世態之百變於我前也而淵然穆然者自足以為動之君若必却盡世事方為解脫煩惱此於山林枯槁之士則可豈能得之於紛馳宦局乎且夫枯槁之士若還一念稍着不必俟萬變當前而煩惱之

根終難解脱然則冗豈能累人人自累於冗耳是記
記壬申一歲事雖三春伏豹未登鵷鷺之班而寄迹
長安竟成鬱鬱迨孟夏而後漫厠西臺便覺惟日不
給蓋一刻而憂喜之環生一日而辱榮之迭現百相
嘗百相揺百相變也不可謂不冗矣而所以為之嘗
為之揺為之變者豈係於冗也哉我固無所以君其
動而耑言慈動是有深愧矣

重建融光橋碑記

吾鄉故澤國潮汐往來及於石帆宛委諸山之下自東漢太守公臻築堤捍鑑湖灌田九千餘頃為南塘然塘以北猶洳沮也唐觀察孟公簡更環以堤為北塘焉自西閭距蕭邑延袤五十餘里邑之為市者九而柯市最著為橋者百而柯橋最著蓋地當孔道凡冠蓋之往來錢貨之貿易恒斯擊轂肩摩號為巨鎮者之誌乘越西南有柯山去城三十五里世傳蔡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市與橋之名所繇始也初

市南建寺曰柯橋接待院後改爲靈祕院迨明興正統間　勅賜經一藏額曰融光寺成化間復建橋爲融光橋吏以寺名也歲久橋圮勿治將益深里耆陳之當事者肇議修舉於是乎富其者輸其財勤者輸其力鼛鼓弗勝而績用告成不佞以巡吳之役便道歸里起而視之則躬者培窪者隆傾頹者堅好負載歌於途挽縴歌於舟畚鍤之夫歌於畎畝蓋自處始至樂成工徒虔恪寸椽粒米登籍必嚴役爭以奮首事之功其可泯乎抑不佞聞之周制有　云司徒以時

平易道途列樹以表道也立鄙以守路也無令火期覿矣而道茀不可行乃今經之營之成梁成杠不出里閈之間故曰覿於鄉而如王道之易易也是役也鳩工於癸酉歲之九月竣事於甲戌歲之十月費金錢以三百二十計首事者里遞宋景王道鳳等督工者耆民王汝升等募貲者僧誠寶也爰述其顛末而庇佳為之記

新建刑館堂并題名記

興郡之治枕九華面壺公翼天馬紫帽諸山蓋移自衛地而建焉李署在治之東南偏署有軒有室誰謂容膝之不安第於視事之堂闕如也有别館於譙樓左為孫殷二公所敝且修者出入既頻審克勿毖未盡善也予受事之始即欲廓署前基構數楹於考朝序夕為稍展尔顧念一郡困敝未遑財力俱詘重愳以得己之役勞吾民躊躇者迄二稔矣值歲在寅卜時曰吉照磨鄭如鉞筵度籌諮指畫如繪進而請曰

堂之繫於治也非淺鮮造之需不動公帑不擾行匠平值作勤民其咼厲焉余欣然有獲可竟貳載未竟之規恢也爰以請於堂尊長水潘公寅長句章周公會稽徐公咸稱善廼縮常需節餘俸以恢之而葺邑君吳仙邑君楊合志樂成知事王文勲讓署之曠以補基所不足鄭幕克勤厥事費縮而工倍焉不踰月告竣規制畢備儼如翼如二百年之湫隘豈惟余一旦改觀夫亦興作有數余也際其適而圖焉嘗大夫不云乎厥宜秉勢事之利得也討議因権事之固大

也其庶幾今日之謂矣登茲堂以顧茲職其於五辭五刑五罰五過罔非帝天降陟士受一命即期無負朝廷而況膺以一方平反責滋鉅矣其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率乂于民以答上帝好生而佐穆咸中之慶是余負職以負斯堂余其何敢歷仕是官者皆余師也内質之衾影外質之群公其間輕重明允齊省鑑觀余其求之有餘師乎因題名於石而為之記

王式丐先生傳

竊嘗讀紀載至人臣捐軀殉難冰顱鼎鑊飴視金鎚輙覺熱血颯颯噴薄紙上然居恒慷慨自命者臨事多媢縮鼠竄而睢陽罵賊之風乃出自醇謹長厚撙如不能言之人則吾式丐舅氏有足尚矣夫男兒以一死報 國大節凛如有不俟蓋棺而後論定者况其生平懿行又表表在人耳目間烏可以不傳某謭劣無能以如椽爲舅氏光已自念屬渭陽戚嘗侍我舅氏久晤紀頗悉忍使其生平沒沒也遂不敢以不文辭

舅氏王姓諱　號匪莪弌亐其字也先是外祖家自相軒翁積貲甲里中崇尚儒術以令德聞於時一傳至别駕白溪翁則外祖禹屏翁父也外祖倜儻多奇晚年以中聖自娛好施與舅氏為其第五子念奉親之苦日短以故伺色承懽惟恐不當老親意外祖文滿天下日邀四方名彥與遊舅氏周旋杖履負劍辟咡至於烹鮮劈脯咸躬視之以褻我嘉賓是懽故名彥亦樂與舅氏遊且外祖庭訓嚴稍不若於訓輒譙讓舅氏凜奉無少失墮以故德業薰陶益至迨與

伯仲析箸割腴遜饒無難色門以內外一切務皆獨力任焉外祖捐館舍經營窀穸拮据以成胼胝不辭也時舅氏孝友之譽已隆起里閭閒而自視方歉然如不及躬修益力一種肝膽向人逼真古道有傾蓋識面而厚恤其旅櫬更結褵於兄之子曰吾不忍忘死友也所親有假貸必婉委以應無倦容甚則素為之任筦鑰者侵漁市利明知之不忍斥絕其篤厚友誼有如此輸粟成均筮仕得關中藩幕即受知大吏俾權稅之任素號潔廉士慮無不稍稍染指舅氏持

氷蘖操商旅恍服是時海寇充斥貫舶多梗因案授
略禦倚無敢揚帆過所轄境人謂勝樓船十萬師薦
牘屢上卒以資格拘量移中都留守幕中都民悍猾
喜撓法勇氏間承福王毋之誤當事者深器之令署
靈璧篆邑處疲瘠先後大尹以催科不及額被譴勇
氏設法調劑課完而民不稱病再署篆蒙城值寇氛
甚恣督師駐節其地採甲之士仰給餉饋稍後時輒
欲攘臂起勇氏調度精敏行伍帖服畫策上幕府悉
中窾要歲乙亥正月流賊闌中州突入鳳陽境有司

多遣眷屬爲潜避計舅氏持不可入告太守顔公容

暄闔司朱公相國相戒嚴守禦已而朱公率精鋭與

戰我軍覆賊乘勝入太守顔公死之舅氏所將隸役

僅羸弱數輩自料單力莫可支然氣益厲有勸之去

者舅氏拔劍砍几以死自誓迨旦賊至舅氏不屈搜

橐中無所有賊怒劊舅氏甚親知咸竄妾劉氏知事

不可爲泣語婢主死王事吾儕從主遊地下幸矣即

抱女赴井婢從之羣賊驚嘖嘖稱烈婦旋散去左右

計賊且再至復勸舅氏去舅氏曰欲去不待今日矣

且恨不滅是朝食寧復求須臾活遂書片紙命收已
遺骸絶不及家事已而賊果來舅氏嗔目大駡高
皇帝有靈　今上皇帝神武旋見奴輩蕩無滅噍類
賊益怒重被刄辛倉頭朱二以救主同殞楊二三負
重傷卒徒步護二妾二子一女殮骨歸義烈感孚即
婢妾臧獲亦能殉難保孤有烈丈夫所難而顧易之
者甥某操觚至此不覺愾然有感也語云死有重於
泰山有輕於鴻毛顧其所自處何如耳然必以其身
等夢幻泡影視之輕者始能死又必以其身係綱常

名教視之重者始能死惟視死重故軀殼輕惟視死輕故聲施重舅氏以一幕職處莫支之勢無守土責似可以不死而卒甘之如歸此其視身何等輕此其視身又何等重乎學人平日用功止此生死關頭極難勘破耳有不以生死易心而能始終一致者聖賢學問寧踰是耶舅氏一生規言榘行事親孝處家和交友信進德修業在躬行實踐中故倉猝臨變之死靡他人但知其血性所激奮不顧身而不知學問之得力於居恒者深矣愧甚之久伺我舅氏而終不足

以知我粤氏也今 天子崇尚節義郵錄死事諸臣

褒綸且將旦夕下集謹為之銓次其行實於左以俟

他日之採風者也

施藥募疏

比不肖屏跡草堂時與家仲季盤白石嘯清風相羊終日幾不知人間事也一日客有過予者語及方今疫癘流傳民多夭札而宴人子尤為可憫蓋彼日燒桂煮玉即無事不能一果腹一旦臥那復有橐中錢以故望一匕如九轉不毋可得頭纔岑岑痛生理便盡或一家數口相枕籍直相視須死耳余聞之不禁蹙額傷哉夫人獨不具耳目鼻口心知百體者哉獨非父乾毋坤與吾同胞者哉胡逢天之疾威若斯也

其有以自居也歟顧吾思一室之内父母忽爾震怒
凡為子者苟不多方營救未有獲免于戾者矣然則
吾輩今日尚得盤白石嘯清風坐而視彼顛連以死
耶遂與家仲季商之金如先生思以遍告之仁人君
子醵金市藥共圖扶援即數服吹咀未必盡如九轉
丹使能生死人而獲盡吾人輩不忍死生人一念庶
不致推同胞于膜外為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耳況于
灾沴游臻吾輩同此一世界正恐不能自保今尚得
探囊中錢展我四體振救他人固屬幸事而況此不

死生人一念實與　上帝之大德相副用以祛厲氣而迎天和不難於是享平康之福而吾輩亦恆得逍遥容與于山水間又未必非一身一家之利也不肖自揣綿劣望我同志合力成之謬有數條謹列于左

不肖於此更隱憂焉吾鄉地狹人稠即使歲事屢登亦恐食衆而生寡況今江右已見飢荒金衢之粟亦且驟湧萬一吾鄉旱澇不常竊恐轉輸既艱匱之必甚十室九空之民未必有親上死長之義昔止憂荒令乃憂亂凡我同志正宜預為講求勿謂青州之全活盡是有位者事也乃即此貧而病者因病而更益

其貧雖殘喘或延而典鬻已盡一飽無時不以病死亦恐以飢死矣夫歲或不稔已可慮也歲或稔矣而豐者自豐儉者仍儉以人事之不齊致天行若有憾更可痛也愚意助藥之費倘少有贏餘則於就醫取藥時所列貧病之家分地計貲畧為賑恤雖施予有限亦足稍展吾輩無窮之心乎敢并商之伏求

南指

掩骼募疏

吾鄉稱海濱郭魯喪葬咸以禮然頗信堪輿家說凡山迴水繞之處馬鬣纍纍貧人歆以亦提易坏土非但力不能即地亦有所不給也自戊辰遭潮患浮屍相枕藉而去年之癘疫亦比屋以死喪聞不特不能葬且不能棺凡暴骨以供鳶烏者不知凡幾行道爲之心惻証仁社中諸友向有掩骼之舉惟去年以施藥未遑今秋冬間予正欲踵其事自蠡城一帶始遂有上人本原者從姑蘇來業於撈掩著有成效矣上

人為能師高弟能師以精心作苦行於浮水者撈之於淺土者掩之行此於姑蘇殆十二年以撈掩五十四十八具為一藏凡十二年計得四藏每一藏完施燄口說佛法俾冥冥獲福姑蘇之紳衿無不合心讚嘆盛為施捨以竣厥役去冬能師圓寂遺命上人行之吾鄉竊喜吾輩正有是念而上人適其會也且上人樸誠可任畚梩之役皆舉其徒身自為之大約自城而鄉歲凡兩週使彼燐燐效厚者得安其兆魄無作夜號此真盛舉也予既薄施金錢而且請之當事

公祖給以明示又合同志諸紳力護持焉凡我善信
幸各隨心捐捨多寡不拘要以完滿此善念即使有
意造福亦如耕者之必穫況乎惻隱之端一爲觸動
至于萬物一體孰非此端所擴充及邀福之念盡忘
惟此一腔慈愛自不容已而福愈不可限量矣近来
於飯僧造佛多慨然無吝而此等切實功德反膜外
置之不知含齒戴髮皆吾一體所分吾輩於父母子
孫必崇高封樹乃此無主遺骸暴露荒野哭雨愁煙
設死者有靈不知若何哀痛彼亦豈無父母豈無子

孫又不知若何哀痛而或限於貲或迫於勢至不得
比于帷蓋之列又不亦傷哉試置念及此定當能動
此惻隱一念寸鏹粒粟以共成斯舉當不待予詞之
畢矣

鄉賢議

竊念鄉之賢哲禋祀黌宮上以表章名碩下以風勵來茲典至鉅也郡中名賢自漢晉以迄　皇明熠〻史傳稱為最盛顧祠宇傾頹鉅典幾淪于草莽其不揣謭劣合諸賢後裔請之當事公祖捐助鳩工輪奐一新明禋載肅乃攷之先賢之載祀者則私衷竊有未愜敢以一言請政焉夫郡合八邑而有庠則郡庠賢祠亦合八邑之賢而祀之者故在邑為分祀在郡為合祀此定制也乃我　明之諸賢祀邑庠者十之

六七兼祀郡庠者不過十之二三此已于祀典爲未備然猶曰進學有郡邑之分批允有入郡入邑之别也至於先朝諸賢又何擇焉今查府邑兼祀者止三十餘位其祀于邑不祀于郡者尚七十五位在邑則濟〻在郡寥〻似非所以爲明禋光也豈當時之稽覈有誤耶抑後來之禋沒相仍耶似宜稽之誌乘合以與評凡在郡者分祀于各邑在邑者合祀于本郡則薦享不替而神靈庶其妥侑矣乃若懿美已彰于古今而崇報竟缺于俎豆者如梅子真之高節清風

山川市里皆被其名又如稽侍中之血濺帝衣史冊
詩歌咸載其烈乃賢祠見遺豈非抉典況其他名喆
高人幾于晦蝕者更未易屈指數也伏祈當事公祖
轉發有道縉紳詳加攷詢量爲增置期于無濫無遺
使先賢之表章不虛而后學之風勵益速是在當事
公祖興廢舉墜之功德豈淺鮮哉至于我　明諸賢
亦有應祀未祀者或俟他日之論定或俟子孫之陳
請寧嚴毋寬今皆不敢議及也

鄉賢議

議得昨修舉賢祠謬為首事因查祠中祀典未正具有小揭伏請當事公祖鑒裁考定茲荷本府公祖轉行貴學會集諸紳期于商訂詳妥以不肖之固陋何敢妄預其末然仰止原屬公好表章竊有同心謹以考正所宜亟者再明揭之可乎伏按先賢祀於府庠未祀于邑庠者計十四位從来無離邑而獨附于府者使離邑而獨附于府將使先賢之邑里不明歆享無地矣若以祀於府庠為識大祀於邑庠為識小〻

固不可熏大〻則可以兼小豈應祀於府者乃不可
祀於邑耶是闕典之一宜攷正者也至於祀邑庠未
祀府庠者凡七十位雖未敢盡議歸府然其中豈無
殊忠大節碩德名儒可堪府邑兼祀者乎若祀于邑
乃闕於府恐先賢之懿德不光後學之景行有失是
闕典之二宜攷正者也至於爵位名號應須畫一令
查府邑兼祀者有一人而互異其稱其他合之本傳
半屬訛舛虎佳於府庠神牌已畧為查攷而承訛襲
舛尚難枚舉是闕典之三宜攷正者也至於先朝諸

賢載在志乘表著耳目　而府邑之祀俱為遺漏如前
揭所舉梅稌二公之外理學文章忠孝節義者不可
以枚舉豈其先德同符乃使俎豆偏廢或宜府邑兼
祀或止祀於邑是闕典之四宜改正者也若夫一人
而既祀此邑又祀彼邑豈因前賢流寓遷移故姓名
互見於志書今查覈的籍應去一留一而原載祀典
今邑兩志俱無可攷者不敢漫然附會另列存疑一款
以俟當事公祖之去取總之闡幽抉微之盛事必待
明體達用之儒宗令已移請少司空劉念臺先生詳

加銓次自可無濫無遺歸於至公極當也

辛未春日悔語

祁子拂几靜坐俯而思茫然若有所失感〻然若無以自容作而言曰日月逝矣人壽難期性有同然誰甘中誘予向自恨其空疏固陋故自朂也惟有讀書爲今日之急務乃去年自春徂冬園居者什八九而簡點案頭之書其經我目者幾何帙存我思者幾何語空疏固陋猶昔也豈不愧哉雖然即使詞傾班馬藻擷潘陸其能居身敬以慎乎遇物和而恕乎處事明于義利之介乎不能也是則可謂真能讀書乎夫

一歲之中其時不爲不久其搆接交乘不爲不多乃予欲舉一事之有益於身心可作自家勾當者無有也一事之有利于民物可作下世因果者亦無有也譬之日在波浪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不繇一身主張其用何法而不及於溺哉人能覺非者即能成是予爲經生時毎構一藝覺新者之是舊者之非及再搆而向之所爲是者今又以爲非蓋進乎藝耳至於居身遇物處事則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今年如是明年又如是安所得一是處爲我安身着脚耶豈

不悲哉然道之於事無乎不在而昧者輙當面錯失
人謂繇于不能行吾則謂繇于不能知如明知義之
為益利之為損從乎義之為利從乎利之為害則雖
不顧義利豈淂不顧利害損益惟是毫釐千里之間
辯之不真欲趨向于此而又不覺失足于彼猶整冠
而不以鑑夜出而不以燭也予思先哲之言行非鑑
與燭乎古之上智尚且銘於盤盂書于紳笏况乎下
根人安淂不從此處入乎正患其不能真讀書耳倘
經於目者即能存於思存于思者即能體于身行淂

一步且得一步之力上得一層且得一層之力雖其近而易行者以充於遠而不可及者即不能頻徹本源亦庶幾困學勉行之意耳予自知其空疏固陋也故自勗之予又知予之所謂不空疏固陋者亦無補於空疏固陋也故又自悔之至于悔而更無一寸餘地一刻閒工可容予之悠悠忽忽矣豈不懼哉